

新世说

此前读一则新闻,学生紧张备考,校园里噪噪啼啼扰人,叫得人心烦意乱。于是有学生写信给学校,希望拆除噪噪的巢穴,还校园以宁静。校长并未拆除鸟巢,他给学生写了一封公开信,信中有这样三句话:“生命自有节律,干扰亦是风景,学会与万物对话。”校长希望学生明白,不要总想让世界适应我们,而应学会与世界相处。这件事令人感慨,校长的做法令人深思。

我小时候,父亲做代课教师,后来因种种原因回乡务农。父亲对此没有一丝抱怨,始终抱着随遇而安的心态,放下教科书,他便把全部精力投入农田与家庭。他自己如此,也教育我们几个孩子要学会适应环境,适应世界。

我家院子里有一棵老树,三伏天,蝉鸣聒噪,格外扰人。我和哥哥顽皮,常常举着竹竿粘知了。蝉声喧扰的午后,哥哥信誓旦旦地说:“总有一天,我要把树上的知了全都捉住!到时候就安静了,爸妈中午

蝉鸣蛙鼓亦相宜

□王国梁

也能睡个好觉!”父亲听了,哈哈笑着说:“知了是捉不完的!”父亲跟我和哥哥讲,蝉要在地下蛰伏数年,甚至十余年,才得以飞上枝头,余下的生命十分短暂,所以它们要拼命为生命而歌。听父亲一说,我觉得蝉着实可怜,对它们的感受也由厌烦转为同情。父亲接着说:“听着蝉鸣午睡,睡得更香呢!”当时我并未完全读懂父亲话里的道理,只是再听见蝉鸣,便觉多了几分悦耳。

后来读到古诗:“蝉噪林逾静,鸟鸣山更幽。”方才懂得父亲所言的心境:接纳外界的声音,欣赏自然之声,方能守住内心的平静。

除了蝉鸣,雨后的蛙鼓也不容忽略。若是傍晚雨停,蛙声四起,连绵不绝,四下仿佛成了喧嚣的海洋。在我听来,蛙声比蝉鸣还要喧闹。蛙声此起彼伏,分外聒噪。我抱怨蛙声扰人,父亲却说:“你们课本里不是说过,青蛙是人类的朋友,专吃害虫,是农田的卫士。你仔细听,青

蛙的叫声很好听,它们时而独唱,时而大合唱。这般齐鸣,何等有气势,听来叫人心潮澎湃。”父亲以诗意的话语,消解了我们对蛙鸣的偏见。我们也渐渐觉得,蛙鸣不再那般恼人。夜里枕着蛙声入眠,反倒别有一番意趣。

倘若心怀平和,坦然接纳周遭的声响,噪噪啼啼亦可悦耳,蝉鸣蛙鼓亦相宜。真正的智者,从不一味抱怨、逃避环境,而是学着接纳种种看似不和谐的现实。

记得上五年级后,我便跟着父母下地割麦子。我的皮肤格外敏感,被麦芒扎过便奇痒难耐。白日劳作归来,夜里痒得难以安睡,胳膊常常被我抓破。母亲见了十分心疼,央求父亲不要再让我下地,说我也干不了多少活,可父亲摸着我的头,鼓励我说:“男子汉大丈夫,岂能被这点困难吓倒?”第二天,他找出长袖上衣与长裤,让我继续下地。奇妙的是,几年之后,我竟完全适应麦芒,不再过敏。

父亲言传身教,告诉我们:世界不会以自我为中心,人生总会遭遇种种苦恼与



困境。困境来临,要敢于直面,积极寻找解决的办法。

你眼中所见、耳中所感,皆取决于自身的心境。听闻蝉鸣蛙鼓,辛弃疾写下:“明月别枝惊鹊,清风半夜鸣蝉。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。”听者的心境,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

蝉鸣蛙鼓亦相宜,心定身安自可依。有些声响无从回避,不妨当作乐曲聆听;有些困难无从躲开,便坦然直面,想办法克服。世界不会迁就个人的喜好,但我们可以改变看待世界的方式。



简单的事情重复做,你就是行家;重复的事情用心做,你就是赢家。



旧尺留香

□刘艺冰

整理老宅旧物,樟木箱底静静躺着一把竹尺。竹料取自安溪山野老竹,历经岁月摩挲,棱角早已温润圆滑,只身浅浅纹路间,萦绕着一缕淡淡不散的铁观音茶香,朴素绵长,一如母亲沉默温柔的爱。

母亲生于茶乡,长在乡村,一生安居小院,不进山采茶,不忙于田亩劳作,只守着一方烟火,煮茶持家,针线度日。在家乡,家家藏茶,日日闻香,茶香浸润岁月,也养就母亲沉静温和、内敛宽厚的性子。她不善言辞,行事有度,如陈年好茶,平淡质朴,回甘悠长,把所有温柔与牵挂,都悄悄融进寻常朝夕。

这把竹尺,是母亲早年亲手打磨而成。择一截干透坚韧的竹节,细细刨平修光,刻下深浅均匀的刻度,简简单单一把家常尺,便陪伴了母亲大半生。早年乡间日子清简,市面上成衣稀少,我一年四季的衣衫、布鞋、上学书包,全都由母亲一针一线亲手缝制。窗前木桌上,竹尺、剪刀、针线、顶针相伴,屋外茶香袅袅,屋内灯火温柔,一寸一尺,缝满了我整个年少时光。

常年量体裁衣,母亲早已把我的身形深深记在心底。很多时候不必对照尺上刻度,抬手一比,便知晓布料长短、肥瘦宽窄。邻里乡亲常常赞叹她手艺精准,从无差错。母亲总是淡然一笑,自己亲手养大的孩子,高矮胖瘦,冷暖喜好,哪里还需要时时用尺丈量。茶乡人懂得制茶分寸、时节分寸,母亲也这份通透与细腻,全数用在了儿女身上。

裁剪剩下的零碎布头,母亲从不随意丢弃,仔细叠放收好。大块布料缝制书包、围裙,细碎边角攒起来纳鞋底、补衣衫。我求学多年所用的布书包,朴素结实,针脚细密,陪着我走过漫漫求学路。身上衣衫合体温暖,布鞋柔软舒适,衣料间混着淡淡的茶香,安稳踏实,治愈人心。

后来家境日渐宽裕,市面衣物琳琅满目,再也不用辛苦手工缝补。母亲慢慢放下针线,这把旧竹尺,便静静收在箱底,很少再被拿起。之后小弟在外安家定居厦门,母亲放心不下幼子,便离开相守半生的安溪故土,去往闽南异乡相伴,远离了故里茶香,也远离了这把朝夕相伴的旧尺。

山海相隔不远,母亲依旧时时牵挂在家乡从教的我。许久未见,她依旧清晰记得我的身形尺码、穿衣习惯。只是半生灯下操劳针线,年岁渐长,视力日渐模糊,就算拿起竹尺,再也看不清细密的刻度。

一生岁月,母亲用尺子丈量我的衣食冷暖,熟记我所有身形尺寸,却常记不清自己的衣裳大小。逛街选购衣物,总是迟疑犹豫,不知所措。她一辈子心里装着儿女,事事周全家人,唯独很少顾及自己。

时光匆匆,母亲安然远行。这把相伴一生的乡野竹尺,从此静静沉寂在旧物之中。如今旧尺依旧,茶香如故。一把寻常竹尺,量得出衣衫长短,量不尽深沉母爱。安溪故里茶香袅袅,旧尺量尽岁月绵长,母亲藏在方寸之间的温柔牵挂,永远留在岁月里,伴我岁岁年年,念念不忘。



妈妈只有一个

老师布置了一篇口头作文,题目是“妈妈只有一个”。

小明说:“昨天放学回家,我饿了,在冰箱里看到一个苹果,就拿出来吃了。”

老师问:“题目里的妈妈呢?”

小明继续说:“妈妈看见了说‘小明,给我也拿一个’,我说‘妈妈只有一个’。”

死脑筋

邻居家拆窗子缺人手,找到强子想请他帮忙。强子说:“我也不会啊!”邻居以为强子想要点劳务费,就说:“给你两百元,帮个忙。”

强子还是推辞,解释说:“我真的不会,我又不是专业工人。”

邻居急了,说:“你真死脑筋,往好里弄不会,往坏里弄还不会吗!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

麻辣烫

寄居小镇的日子,外卖翻来覆去,总逃不开开面、面线汤与牛肉羹。日复一日相似的滋味,让味蕾渐渐生出倦怠,便盼着一席浓醇的红烧肉,抚慰寻常烟火。下单之际,店家却提议改换菜式:“不如试试卤猪蹄?”我问炖得可够酥烂,对方应道:“回锅再炖一阵,再配一份高丽菜。”我便应允下来。

待到餐食送到眼前,望着大块油润诱人的猪蹄,才发觉纵然牙齿尚好,却已“利”不从心。只得移入小锅,文火慢炖一个多时辰,终究未能煨出心中向往的软糯。这场小小的饮食波折,反倒撩动我埋藏已久的猪蹄情结。

你看,泉州封猪蹄与猪蹄面线、粤港的猪蹄姜、成都老妈蹄花、潮州隆江猪脚饭,一道道风味,早已在我的味觉记忆——“猪蹄思享”里深深存贮。

预制菜大行其道的当下,遍地连锁的

酒楼食肆,我已甚少涉足。那日两位老乡相约小聚,居港的琳达提议前往深圳一间香港师傅主理的酒楼,听闻店内坚持现点现烹,菜式繁多,我欣然赴约。几位同乡围坐席间,最先牵动心绪的,便是以“脚”为名的粤地风物——猪脚姜。

如今赴港的机缘不多,但记忆里香港厨人烹制的猪脚姜、萝卜焖牛腩,那份醇厚绵长的滋味,依旧时时萦绕心头。猪脚姜是岭南传承久远的食补佳肴,最初本是民间为产后妇人调理身体而设。厚实的猪蹄,佐以老姜,浸于甜醋之中文火久煨,姜的辛暖、醋的酸甜尽数渗入骨肉,熬就人间至味。

席间这道猪脚姜,并未炖至脱骨糜烂,算不上世俗口中“肥而不腻”的范本,入口却自带岁月沉淀的悠远况味。甜醋正是猪脚姜的灵魂,甜醋与猪蹄相辅相成,成就这道经典。人对一味美食的眷恋,有时始于一口惊艳,更多却是时光层层堆叠的情怀,舌尖的一瞬悸动背后,藏着一方水土的风俗与人情。

谈及猪蹄,闽南自有一番厚重的讲究。猪脚面线于故土,从来不只是果腹的餐食,更是承载着美好祈愿的仪式。旧时乡里,贵客登门,必炖一锅软烂猪蹄,配上面线相待。这份习俗渡海传入台湾,更添压惊消厄的寓意。若有人历经风波安然归来,走出人生困顿,家人便端上一碗猪脚面线,愿洗去尘劳,否极泰来。每逢生辰寿诞,亦是如此,一碗热食,盛满对平安高寿的殷殷期许。

向西望去,巴蜀大地的老妈蹄花,则是麻辣江湖里一汪温润清流。我曾漫步成都九眼桥的市井长巷,对川菜始终心怀敬重。蹄花妙处有二:一锅乳白浓厚的原汤,一碟画龙点睛的蘸水。猪蹄与雪豆同煨,皮肉莹润,汤汁绵密香浓。那一碟蘸料,如同乐曲昂扬的华彩,把汤底的柔和,烘托出热烈鲜活的烟火气韵。

在我居于莲塘的这些年岁,周边陆续开出数家蹄花馆。一碗雪白蹄花,一锅温润浓汤,佐以香辣蘸料,每每食之,总

我的退休新生活

□黄慧敏

渐渐明白:人生从无完美的预设,取舍之间方得畅然。自此不再被清晨的闹钟惊扰,每日皆是自然苏醒。原来这份气腾腾的烟火日常,恰恰最适配我的身心、贴合我的本心,亦是岁月赠予我的圆满。

阳光温柔漫进窗棂,安稳充足的睡眠细细熨帖了半生奔波的疲惫,让人从容舒缓地开启元气满满的每一天,生活就这样回归最本真的烟火节奏:我亲手料理三餐烟火,细心烹制家常滋味,一粥一饭藏温情,一菜一汤含心意。袅袅炊烟,是对家人的守护,亦是对生活的热爱。下厨之余,整理居所,清扫尘埃,让家始终窗明几净、暖意融融。从前视作负担的家事务,如今已然成为静心的修行日常,在细细打理中沉淀心绪,读懂平淡生活里最踏实的松弛与安稳。

午后小憩,是独属于自己的静谧时光,也是调养身心的良方。浅淡休憩过后,静坐

窗前,闲时莳花弄草,静待花开。方寸阳台藏尽四季生机,草木无言,默默治愈人心,让浮躁心绪归于平和安宁,在绿意盎然间感知生命蓬勃向上的力量。

多数午后,我以笔墨为伴,以文字为友。阅读与写作,是我这些年最深情的坚守。喧嚣落尽,静坐书桌前,与书本相伴,在墨香文字中观世事、悟人生、增阅历。慢慢品读,细细感悟,从书卷中汲取力量,丰盈内心;闲暇之余打理朋友圈,与亲友温情往来,和外界联结相通,始终以热忱之心拥抱鲜活生活。

暮色降临,晚风轻拂,便是独属于我的灵动时光,卸下琐碎杂务,换上衣衫,奔赴广场。伴着悠扬旋律,身姿翩跹,裙摆轻扬,在音乐的律动中舒展筋骨,把生活里的细碎烦恼悉数抛开。偶有登台演出,以舞抒怀、以艺传情,在热爱之中绽放自我,让生活灵动生辉,收获满心欢喜与成长。

走过半生风雨方才深深懂得:人生最美的风景,从不是预设的模样,而是顺其自然

的安稳与坦然。生活本就有取舍,接纳人生的不完美,方能活出真正的本心与自在。比起刻意追逐远方的热闹与诗意,我更偏爱当下这份踏实温暖的日子:守烟火家常、养身心安宁、执心中热爱、修内在从容。兼顾家人、善待自己,深耕喜好、持续成长,为责任、为生活、为烟火;往后余生,为自己、为热爱、为丰盈。

不必追赶匆匆光阴,无需强求人生圆满,在取舍中懂得知足,在知足中慢慢成长,一切缓缓而行。晨起听风,暮时起舞,闲时种花植绿意,静时提笔写流年。烟火滋养心境,岁月沉淀人生。不问来日浮华,只守当下清欢,便是最惬意、最令人羡慕的退休生活新注脚。

一片茫然。细细想来也在情理之中,现在的孩子习惯线上即时聊天,很少提笔写信,自然不懂青鸟传笺的浪漫,“笔友”于他们,已是遥远且陌生的词语。不少词语、旧时的生活方式都带着独有的时代印记,时光更迭,便渐渐淡出日常。

身为入母之后,我也会苦恼该如何与正值青春期的孩子交心。少年心思敏感,许多当面难以说出口的牵挂与宽慰,落在纸上反倒从容妥帖。于是我提笔写信给孩子,把心底的期许与温柔的叮嘱一应写进信里,借一纸文字传递未曾宣之于口的浓爱浓意。

一次我去孩子房中整理物件,无意间翻出那些信件,竟被他悉数完好收纳。那一刻心头涌上满满的暖意与欣慰,原来字字句句的嘱咐,他都悄悄珍藏。书信承载的真心,终究跨过了两代人之间的隔阂,抵达了孩子的心田。

书信,串起我儿时、少年、青年直至为人母的漫漫岁月。时代流转,手写的书信渐渐淡出日常生活,可纸间城存的真挚情意永不褪色。笔墨寄情,尺素藏心,一纸信笺,为我留存下一段绵长动人的回忆。

尺素寄流年

□陈吟

千里也能并肩闲谈。我们彼此倾诉迷茫,分享微小欢喜,一纸信笺,维系相隔两地的陪伴。

几番搬家,那些泛黄的书信我始终妥善珍藏。如今再翻开旧信,纸张微微发脆,字迹也渐渐模糊,少年纯粹的心事却历历如昨。那些往返的书信,从来不只是字句,是独属于我们那一代人蓬勃的青春见证,是如今再难寻觅的鸿雁传书的风雅。

大学时,我结识一位来自甘肃的笔友。他同样酷爱文字,著有诗集与散文集,里面的文字开阔苍茫,尽是西北独有的山河气魄。每次下课回宿舍,我总要先看向楼下小区的公告板,心底揣着一份隐秘的期盼,静静等候千里之外的一纸飞鸿。总盼着跨越山水而来的笔墨,拆开信封,读到 he 新写的诗句,恍若看见奔腾的黄河、苍茫旷野,以及藏在文字里滚烫的理想。静候来信的日子平淡又缓慢,可这份遥遥相望的期许,早已将彼时内心填得满满当当,悄然漾开一缕浅浅的欢喜。

后来课堂上讲到单词 penpal,我向同学解释这个词是笔友,即未曾当面对见,依靠书信往来交流谈心的朋友。台下

千里的也能并肩闲谈。我们彼此倾诉迷茫,分享微小欢喜,一纸信笺,维系相隔两地的陪伴。

几番搬家,那些泛黄的书信我始终妥善珍藏。如今再翻开旧信,纸张微微发脆,字迹也渐渐模糊,少年纯粹的心事却历历如昨。那些往返的书信,从来不只是字句,是独属于我们那一代人蓬勃的青春见证,是如今再难寻觅的鸿雁传书的风雅。

大学时,我结识一位来自甘肃的笔友。他同样酷爱文字,著有诗集与散文集,里面的文字开阔苍茫,尽是西北独有的山河气魄。每次下课回宿舍,我总要先看向楼下小区的公告板,心底揣着一份隐秘的期盼,静静等候千里之外的一纸飞鸿。总盼着跨越山水而来的笔墨,拆开信封,读到 he 新写的诗句,恍若看见奔腾的黄河、苍茫旷野,以及藏在文字里滚烫的理想。静候来信的日子平淡又缓慢,可这份遥遥相望的期许,早已将彼时内心填得满满当当,悄然漾开一缕浅浅的欢喜。

后来课堂上讲到单词 penpal,我向同学解释这个词是笔友,即未曾当面对见,依靠书信往来交流谈心的朋友。台下

